

新诗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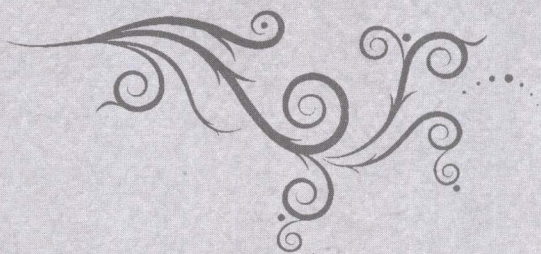
新诗讲稿

Xinshi Jianggao

废名 朱英诞 著 陈均 编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诗讲稿

Xinshi Jianggao

废 名 朱英诞 著 陈 均 编订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讲稿/废名,朱英诞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

(新诗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3223-4

I. 新… II. ①废…②朱…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1507 号

书 名: 新诗讲稿

著作责任者: 废名 朱英诞 著 陈均 编订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3223-4/I·200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异 16 开本 26.75 印张 390 千字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新诗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推动中国新诗研究的深入开展,出版相关的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是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工作重点之一。为此,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拟定了组织“新诗研究丛书”的计划。丛书的选题主要是:

- 一、新诗理论、新诗问题的研究;
- 二、新诗史,包括断代史、流派史、诗刊史等;
- 三、诗歌文本阅读和重要诗人研究;
- 四、新诗文化问题研究;
- 五、有研究价值的新诗研究资料;
- 六、其他。

丛书将不定期出版。丛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中坤学术基金的资助。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新诗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5年4月

编订说明

1936年,废名在北京大学讲授新诗,自胡适《尝试集》始,至《沫若诗集》中断。1937年底,废名南归。1944年11月,其新诗讲稿由黄雨整理,周作人作序,在北平新民印书馆出版。1946年,废名北返,又续写新诗讲稿四篇,曾在《华北日报·文学》等处发表。198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谈新诗》,将废名于抗战前后所编写的这两部分新诗讲稿合并,并增加《新诗问答》一篇。1998年3月,由陈子善编订的《论新诗及其他》作为“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之一种出版,正文为废名抗战前之新诗讲稿,附录收入抗战后所撰新诗讲稿,及《新诗问答》等论诗文章。此后,又有多版本印行。时至今日,废名之《谈新诗》已被视作新诗批评与研究的“经典”了。

但鲜为人知的是,1940年秋至1941年春,周作人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文学院设置的“新文学研究”课程之“新诗”部分由朱英诞承担。朱英诞是林庚和废名的学生,也是其时较为活跃的青年诗人,曾自印诗集《无题之秋》,由林庚作序,又曾拟印诗集《小园集》,废名为之序。废名“谈新诗”时,朱英诞曾参与选诗,其意见也被废名纳入新诗讲稿之中。1939年秋,朱英诞因沈启无之荐,至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在讲授新诗时,朱英诞所采用的方式是:废名讲过的部分,朱英诞仍录原文,只在文后作“附记”表达自己的观点——仅“《冰心诗集》”、“《沫若诗集》”二章采用的是“夹叙夹议”,即引述废名新诗讲义中的论断,以自己的点评加以连缀。废名尚未谈及的,朱英诞便讲下去,直至废名、林庚及“现代的一群”。朱英诞讲诗颇有废名之风,观念亦相似,亦是识见卓异、如花妙笔。1941年5月15日,朱英诞作《新诗与新诗人后序》,编定其新诗讲稿,是为新诗讲稿,并编有《新绿集(中国现代诗二十年选集)》,如此,便完成了一个对抗战前的中国新诗史的完整叙述。

2006年秋,编者拜访朱英诞的遗孀陈萃芬女士,第一次见到这本

朱英诞自藏的新诗讲稿,原稿为油印讲稿的合订本,繁体竖行排列,有一些圈点、划痕、补充文字及剪切的痕迹,为朱英诞后来的修订。从改动之处来看;朱英诞亦欲将自己所讲的内容编成一集,次序有所调整,内容也精简了许多。因此,此稿实际上是两本书:一为当年之新诗讲稿,为废名、朱英诞的合集;另一为朱英诞的修订稿,是为朱英诞的“谈新诗”。

此外,据曾亲听其课的学生徐守忠回忆,朱英诞在新诗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常常“溢出”讲稿,如关心时局,介绍臧克家的《烙印》等诗。而且,在朱英诞的遗稿中,编者找到一页名为《T. S. Eliot 诗论拾零》的讲稿,亦是新诗课所用讲稿,但并未编入朱英诞自订的新诗讲稿。^①

此书以新诗讲稿油印原稿为基础整理而成,除了朱英诞先生所撰写的《新诗与新诗人后序》一文作为本书的序言外,本书内容主要分四个部分:一、废名 1936—1937 年在北大讲稿并附有朱英诞所作解说及意见;其编排顺序依据朱英诞所藏讲稿,不同于以往出版的废名“谈新诗”讲稿目录顺序,朱英诞将废名 1934 年发表于《人间世》上的《新诗问答》一文放在讲稿之首。二、朱英诞 1940—1941 年在北大讲稿;其编排顺序依据朱英诞所藏讲稿,朱英诞后来曾以手写的形式改变目录编排顺序,但本书依从原稿。三、废名 1946 年回北平后续写的四篇谈新诗文章。四、附录;收入周作人《怀废名》(署名药堂)、《谈新诗·序》(署名知堂),黄雨《谈新诗·跋》,以及朱英诞自传《梅花依旧》。因朱英诞当年在使用讲稿时,曾编有《新绿集(中国现代诗二十年选集)》,所以讲稿中多处引诗被略去。此次整理为方便读者起见,编者加上了部分引诗,但因无法找到当年的《新绿集(中国现代诗二十年选集)》,所加引诗,在废名讲稿部分,依据已出版的废名讲稿添加;在朱英诞讲稿部分,则只能尽量依从早期版本;如有错讹,请方家指正。

另外,朱英诞藏此讲稿多年,讲稿上有多处手写添加的文字,但添于何年何月,无从查考。编者为尊重文本原貌和历史变迁,编排时对他

^① 《T. S. Eliot 诗论拾零》经编者整理后收于《朱英诞文章选辑》系列中,发表于《新诗评论》2007 年第 2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后来手写添加的文字，以楷体字标出，以示区别。

若干由于印刷产生的字句错漏参照朱英诞的订正，除几处剪切部分难以恢复外，其他仍如其旧。当年讲稿排版油印时，多处出现英文错讹，此次编排，编者尽量修正，但仍有几处无法核考，只好依从原文。承蒙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孙玉石、洪子诚二位先生的大力支持，朱英诞遗孀陈萃芬女士、废名哲嗣冯思纯先生对出版此稿的慷慨应允，学友张雅秋的辛勤劳动，此书方得问世。特此说明及致谢！

陈 均

2007 年 12 月 8 日

新诗与新诗人后序

这本新诗诗选编完了，前半部十二诗人的诗原系废名先生所选，今少加以增减；讲义亦只最后两章改编了一下^①。后半部的附录文是顺手而非顺序写的，也应该附记一笔：沈从文的诗，新月一，Sonnet 五章，刘大白的诗，将来之花园，雪朝一，雪朝二，旅心，昨夜之歌，渡河，废名及其诗，新月二三四，微雨，望舒草，现代的一群，汉园集，诗抄一二，春野与窗。若目录二则略具是史的姿态了矣。^②本来还是应有而无的一个重要的附录，即一部分译诗，这正如内典，那也是要算中国的东西才合理的。可惜没有时间也没有余地了。工作所费的日力则自秋经冬徂春，约计十月不足，故处处显得是乱头粗服，然而我想也就可以这样大踏步走出来了。

选诗本身本来就应该当作一件近于是艺术的工作看待，这里却仿佛有的很随便，有的又很苛求似的，其实则多半为了材料生熟的不同因而看选的方法也有异其取舍，但是无论哪一家派在我总是保持着“心审而后许其然”，新诗虽小道却也不想潦草塞责。这部东西的内容废名先生说得好：“胡适之先生在论诗的文章里所谈的是做诗的技巧，我所注意的乃是中国自有新诗以来十几年内新诗坛上有了许许多多的诗因而引起我的一种观察。”

他自有他的“灵魂的冒险”，但同时又多有“但书”，因此我也在斗胆的放在一块之余也还有“一点抗议”似的话略作声明：这部现代诗选我打算就把工作停止在二十六年上，而在这其间我惭愧看不出有什么精

① 1940年代由黄雨先生修订的废名《谈新诗》，曾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依从朱英诞修改后的废名讲稿，只对朱修改稿中部分从略的引诗有所增补，以便读者阅读。

② 本书第一和第二部分，废名1936—1937年讲稿和朱英诞1940—1941年讲稿，即依据朱英诞所谓的“目录二”顺序编排。

密的统一性，盖整个的新文学甚至新文化还都不过是雏形，而新诗只是新文学中的一道小河，也本没有多少话可说，我且不妨干脆说，这部东西若真有一点点价值的话，也只能就是在诗选那一部分里隐约着而已，别的话乃是连编者自己也并未看重，自己的话还应该在自己的屋子里去说，而且选诗的工作比写诗说诗也殊困难不止十倍。但选诗也并不能漫无标准，我是爱经验的，T. S. Eliot 有云：“没有一种重要的理论不是从最好的经验而来。”（如 Aristotle 的诗学之于希腊悲剧是结论，即是最好的例。）又对于“只供给意见而不涵养”者表示不赞成，这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我又是爱欣赏的，故所说大抵抱着实际的兴趣，其实也（本）没有多少学理史论可证明，我只想就大体粗糙的加以解释而已。但有一个观点我要绝对拥护，这就是我认为“诗”，它自己有它自己的一个立场，或即哲人所谓的“正轨之制裁”，断非各色实验以及胡乱的指点所可动摇（我并不反对这些）！那原可以各适其适，可以各是其是，也可以各是其非，凡是文人学者最不适于立法，我们都还应该是永远自由主义者，为盼。

一年来的黑白生涯令我惭愧，也有戒心，因为我不作代言人，不过同时我又有一个信念很是坚定了。据云 Plato 昔在他的学园门口悬挂一块牌云：“不学几何学不许入园”，我也想学他的文法，但要把几何学改作诗学了；只是 Tagore 的露天的学园既无指望，就是如传说中之 Sappho 的诗人学校也永远是梦中的事情，为可惜耳。然而我终于觉得还有可说的乃是诗绝不是纯粹的功课，新诗这么少小尤其未必究竟有什么工作可讲，那是很明显的可一览无余；却是若谈到诗我却有了一点意见，我想它应该得像弄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去弄，而关闭在屋子里即使是在三重楼或更上一层楼也恐一无是处者也。忆观“静剧”，因想理学家也说过可爱的话：“静中看万物，自然皆有春意。”性格并非固定，不过说到这里却也大有“定命论”的杞忧吧？我却还想把曾经读过的闲书随便的抄一节来以实我的后序，是露西亚的话：

“我说，你是不折不扣的俗汉，你当然喜欢凡事只从庸俗的方面去观察的。”

“孩子们！”巴巫斯它夫基喊道，“你们看到那只角上的一颗杨柳没

有？让我们看谁先跑到那里。一！二！三！跑！”

“乡下人！”柏达列夫斯基想，“他把孩子们惯坏了。一个十足的田庄汉！”

“乡下人”岂是我们羡慕得来的，中国人就没有这种 enthusiasm，虽然热情并不见就都好。但是就不兴奋甚至于六十分的平心静气的说，我也还是不但想固执我的意见的自由或自由的意见，并且想更进奉告年青的时人一句笑话，学诗没有不二法门，除了先去学会了人之欢喜或狗的撒欢！这才可以把握得住崇高感与优美感的微妙的调和，——这绝不会是在骂人（这却也有点缘故，据闻仿佛是 Chetcaulrian^① 有云：“有时候就是骂人也得经济，因为该骂的实在太多了。”况骂人者人恒骂之？庾信对其当时的北国文苑曰：“惟寒山一片石差有可观，余皆驴犬吠耳。”子山大雅，亦且骂。况我辈是喜读国风者？但最大的原因还在骂人实在是一种顶难的艺术，比诗难多了！旧文人骂人不带脏字如曰心地涂，盖即混旦，——于是没有文艺术同时当然的也就无所谓器识矣。乌乎乌乎，可不慎哉！）。的确，狗也实在并不容易企及的，余其犬儒派乎？非也，Ezra Pound 有诗，题目《默想》，其辞云：

当我仔细地观察了狗的奇怪的习惯

我不得不承认

人类是高等动物。

当我观察到人类的奇怪的习惯

我承认，朋友，我迷惑了。

我自信，这一年的光阴，在我像许多人事一样，是白费了吧。但为了补救惋惜计，最后，我相信这也是最好的献给：一棵杨柳，一只狗。

三十年五月十五日记于北京之沙滩。朱百药^②

① 此人名依从原稿写法，出处不详。

② “朱百药”是朱英诞的笔名之一。

目 录

编订说明	陈 均(1)
新诗与新诗人后序	朱英诞(4)

废名 1936—1937 年北大讲稿

新诗问答	(3)
新诗应该是自由诗	(8)
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	(15)
一 《尝试集》	(24)
二 沈尹默的新诗	(37)
三 《扬鞭集》	(42)
四 鲁迅的新诗	(66)
五 《小河》及其他	(69)
六 《草儿》	(85)
七 《湖畔》	(100)
八 《冰心诗集》	(114)
九 《沫若诗集》	(129)

朱英诞 1940—1941 年北大讲稿

一 刘大白的诗	(149)
二 《渡河》	(160)
三 《雪朝》(一)	(167)
四 《雪朝》(二)	(171)
五 《将来之花园》	(189)
六 《Sonnet 五章》	(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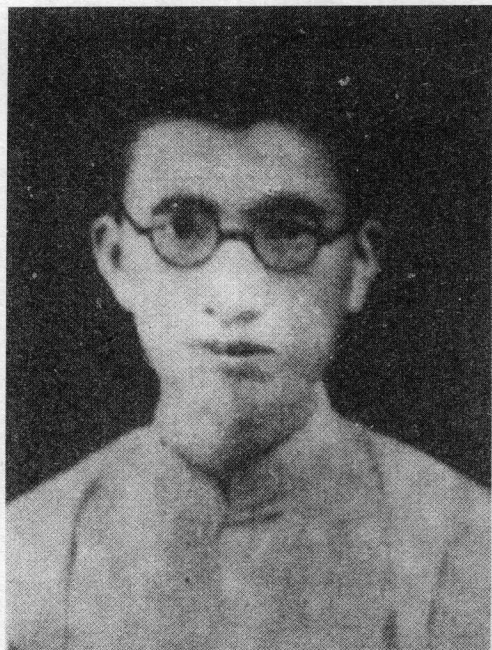
七 《旅心》·····	(213)
八 《微雨》及其他·····	(218)
九 《昨日之歌》·····	(224)
十 沈从文的诗·····	(232)
十一 《新月》(一)·····	(240)
十二 《新月》(二)·····	(253)
十三 《新月》(三)·····	(262)
十四 《新月》(四)·····	(269)
十五 废名及其诗 ·····	(275)
十六 诗抄 ·····	(291)
十七 《望舒草》·····	(296)
十八 《汉园集》·····	(299)
十九 《春野与窗》·····	(306)
二十 《现代》的一群·····	(313)

废名 1946 年回北平后续写的谈新诗文章

《十年诗草》·····	(331)
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	(345)
《十四行集》·····	(357)
《妆台》及其他·····	(369)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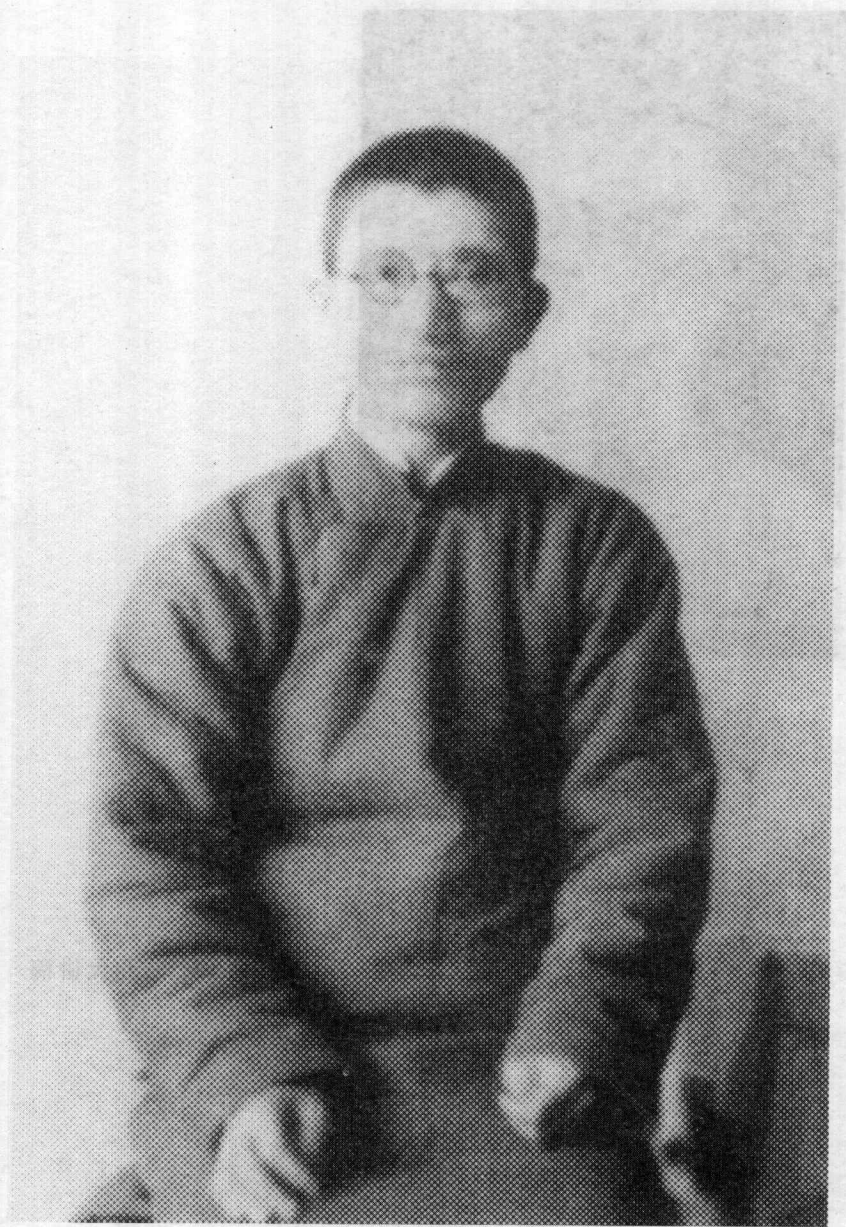
怀废名·····	药 堂(377)
《谈新诗》序·····	知 堂(382)
《谈新诗》跋·····	黄 雨(384)
梅花依旧	
——朱英诞自传·····	朱英诞(385)



废名 1934 年在北平

废名

1936—1937 年北大讲稿



废名 30 年代中期在北平

新诗问答^①

问 可以谈谈关于新诗的意见么？

答 这倒是我喜欢谈的题目。据我所知道的现在作新诗的青年人，与初期白话诗作者，有着很不同的态度。

问 怎样的不同？

答 他们现在作新诗，只是自己有一种诗的感觉，并不是从一个打倒旧诗的观念出发的，他们与中国旧日的诗词比较生疏，倒是接近西文学多一点，等到他们稍稍接触中国的诗的文学的时候，他们觉得那很好。他们不以为新诗是旧诗的进步，新诗也只是一种诗。

问 你对于这个态度取着什么意见？

答 我认为这个态度是正确的，可以说是新诗观念的一个进步。

问 有些初期做新诗的人，现在都不做新诗了，他们反而有点瞧不起新诗似的，不知何故？

答 据我所知道的初期做新诗的人现在确是不做新诗，这是他们的忠实，也是他们的明智，他们是很懂得旧诗的，他们再也没有新诗“热”，他们从实际观察的结果以为未必有一个东西可以叫做“新诗”。

问 看你的口气，对于刚才所说的两方面似乎都表示同意，然而你对于新诗到底取着什么态度？

答 是的，对于这两方面我都同意，正因为此，我觉得我们才有新诗可谈。然而我首先要谈谈旧诗，我对于新诗能够有我的一点意见，可以说是从旧诗看来的。我所谓旧诗，乃指着中国文学史上整个的诗的文学而说。

问 愿闻其详。

^① 该文原载 1934 年 11 月 5 日《人间世》第 15 期，在朱英诞汇编的废名讲稿中，被列为第一篇。本书依从朱本顺序。

答 要怎样详细的说,我是没有那样的能力的,我只能就我所感得亲切的来说。我觉得中国以往的诗的文学,内容总有变化,虽然总有变化,自然而然的总还是“旧诗”。以前谈诗的人,也并不是不感觉到有一个变化,但他们总以为这是一种“衰”的现象,他们大约以为愈古的愈好。我想这个态度是不合理的。他们不能理会到这是诗的内容的变化,这变化是一定的,这正是时代的精神。好比晚唐人的诗,何以能说不及盛唐呢?他们用同样的文法做诗,文字上并没有变化,只是他们的诗的感觉不同,因之他们的诗我们读着感到不同罢了。古今人头上都是一个月亮,古今人对于月亮的观感却并不是一样的观感,“永夜月同孤”正是杜甫,“明月松间照”正是王维,“举酒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正是李白。这些诗我们读来都很好,但李商隐的“嫦娥无粉黛”又何尝不好呢?就说不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那只是他对于月亮所引起的感觉与以前不同。又好比雨,晚唐人的句子“春雨有五色,洒来花旋成”,这总不是晚唐以前的诗里所有的,以前人对于雨总是“雨中山果落”,“春帆细雨来”这一类闲逸的诗兴,到了晚唐人,他却望着天空的雨想到花想到颜色上去了,这也不能不说是很好的想象。我首先所引的李商隐的“嫦娥无粉黛”,也正可以这样解释,他望着月亮,却想到粉白黛绿上去了。感觉的不同,我只能笼统的说是时代的关系。因为这个不同,在一个时代的大诗人手下就能产生前无所有的佳作。我还是拿李商隐来说,我看他的哀愁或者比许多诗人都美,嫦娥窃不老之药以奔月本是一个平常用惯了的典故,他则很亲切的用来做一个象征,其诗有云,“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去看这诗句,觉得他是深深的感着现实的悲哀,故能表现得美,他好像想象着一个绝代佳人,青天与碧海正好比是女子的镜子,无奈这个永不凋谢的美人只是一位神仙了。难怪他有时又想到那里头并没有脂粉。

问 这样说倒很有趣,只是能够断定这一定是作诗人当时的意思么?

答 这话自然很难说,不过我们可以从他的许多诗看出他的灵魂之一致处。他爱用嫦娥与东方朔的典故,大约前者象征理想,后者象征现实,所以他说“偷桃窃药事难兼”。这还不近乎表面的说法,若我们探

到灵魂深处,可以窥见他对于颜色的感觉,他的诗中关于“月”与“夜”与“花”的联想似乎很特别,如李花诗有“自明无月夜”之句,白菊有“繁花疑自月中生”,又如“深夜月当花”,“独夜三更月,空庭一树花”,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在以前的唐诗里似少见,杜甫有“暗水流花径”,但杜诗引起读者的联想似乎只在夜里的水流,同“石泉流暗壁”一样的是杜甫的句子,倒是张籍的“夜月红柑树,秋风白藕花”动人颜色之感,至少我个人是如此。李商隐关于牡丹的诗每每说到夜里去了,《僧院牡丹》诗有“粉壁正荡水,绡帟初卷灯”之句,另外有一首《牡丹》,起头用些夜的典故,最后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我想这真当得起西洋批评家所说的 Grand Style,他大约想象这些好看的花朵,虽然是黑夜之中,而颜色自在,好比就是诗人画就的寄给明日的朝阳。这样大抵就是“梦想”,也就是感觉过敏,对于现实太浓,势非跑到天上去不可了。他在另一《牡丹》诗里有两句“应怜萱草淡,却是号忘忧”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个意思。倘若我的话不是说得完全无稽,则前人把唐诗分作几期以为气体有盛衰之别,不能说是得其真相,他们何曾理会到内容的变化呢?各时代的诗都可作如是观,“三百篇”,古诗十九首,魏晋的诗,我们今日接触起来,都感得出这些诗里情感的变化。宋人姜白石的诗我读了也很新鲜(我以为白石词不如诗),觉得这也确不是唐诗里有的。我对于词,也感着一个内容的变化,《花间集》大体说来好比是绘画,宋人词好比是音乐,前者写色,后者写情,南宋人也自有他的内容,好比史邦卿咏雨的句子“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去”这种情思实在很佳,却好像不是北宋所有的。中国的诗的文学,到词为止,都是令我自然而然的注视其各自的内容,到了元曲,我的看法却不同,我觉得曲,还是诗,但以诗的文学这个标准来论曲,它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只是体裁上由词而变成曲,所以我以为曲还是诗而没有独自的诗的价值,曲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当以另一个观点去看。总而言之,我以为中国的诗的文学,到宋词为止,内容总有变化,其体裁也刚刚适应其内容,那一些诗人所做的诗都应该算是“新诗”,而这些新诗我想总称之为“旧诗”,因为他们是运用同一性质的文字。初期提倡白话诗的人,以为旧诗词当中有许多用了白话,因而把那些诗词认为白话诗,我以为那是